紫薇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紫薇詩話
作者：呂本中　宋

宋呂本中撰。本中有《春秋集解》已著錄。本中歷官中書舍人，權直學士院，故詩家稱曰呂紫微，而所作《詩話》亦以「紫微」爲名。其中如李鼎祚《易解》諸條，偶涉經義；秦觀《黃樓賦》諸條，頗及雜文；吳儔倒語諸條，亦閒雜諧謔，而大致以論詩爲主。其學出於黃庭堅，嘗作《江西宗派圖》，以庭堅爲祖，而以陳師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，宋詩之分門別戶，實自是始。然本中雖得法於豫章，而是編稱述庭堅者，惟范元實一條、從叔知止一條、晁叔用一條、潘邠老二條、晁無咎一條，皆因他人而及之。其專論庭堅詩者，惟歐陽季默一條而已，餘皆述其家世舊聞，及友朋新作——如橫渠張子、伊川程子之類，亦備載之，實不專於一家。又極稱李商隱《重過聖女祠》詩「一春夢雨常飄瓦，盡日靈風不滿旗」一聯，及《嫦娥》詩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二句，亦不主於一格。蓋詩體始變之時，雖自出新意，未嘗不兼採衆長；自方回等「一祖三宗」之說興，而西崑、江西二派，乃判如冰炭，不可復合。元好問題《中州集》末，因有「北人不拾江西唾，未要曾郎借齒牙」句，實末流相詬，有以激之。觀於是書，知其初之不盡然也。王士禎《古夫于亭雜錄》曰：「《紫微詩話》載張子厚詩『井丹已厭嘗葱葉，庾亮何勞惜薤根』，『三韭二十七』乃杲之事，與元規何涉？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辨證，何也？」今考《南齊書·庾杲之傳》，杲之清貧自棄，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，或戲之曰：「誰謂庾郎貧？食鮭嘗有二十七種。」則杲之但有食韭事實，不云薤。《晉書·庾亮傳》載亮噉薤，因齧白，陶侃問曰：「安用此爲？」亮曰故可以種，則惜薤實庾亮事，與杲之無關，此士禎偶然誤記，安可反病本中失於辨證乎？

晁伯禹載之，學問精確，少見其比，嘗作〈昭靈夫人祠詩〉云：「殺翁分我一杯羹，龍種由來事杳冥。安用生兒作劉季？暮年無骨葬昭靈。」

晁知道詠之〈西池唱和詩〉有「旌旗太一三山外，車馬長楊、五柞中。柳外雕鞍公子醉，水邊紈扇麗人行。」殆絕唱也。

高秀實茂華，人物高遠，有出塵之姿，其為文稱是。嘗和余〈高郵道中詩〉，有「中途留眼占星聚，一宿披顏覺霧收」之句，便覺余詩急迫，少從容閒暇處。

汪信民革，嘗作詩寄謝無逸云：「問訊江南謝康樂，溪堂春木想扶疏。高談何日看揮麈，安步從來可當車。但得丹霞訪龐老，何須狗監薦相如？新年更勵於陵節，妻子同鋤五畝蔬。」饒德操節見此詩，謂信民曰：「公詩日進，而道日遠矣。」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。

洪龜父朋〈寫韻亭詩〉云：「紫極宮下春江橫，紫極宮中百尺亭。水入方州界玉局，雲映連山羅翠屏。小楷四聲餘翰墨，主人一粒盡仙靈。文簫、采鸞不復返，至今神界花冥冥。」作詩至此，殆無遺恨矣。

宣和末，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：「嘗憶他年接緒餘，饒三落托我迂疏。谿橋幾換風前柳，僧壁今留醉後書。」忘記下四句。饒三，德操也。

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，要字字有來處。嘗有詩云：「夷甫雌黃須倚閣，君卿唇舌要施行。」

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：「彭澤有琴嘗無絃，大令舊物惟青氈。我亦四壁對默坐，中有一床供晝眠。」元實深賞愛之云：「殆似山谷少時詩。」

從叔大有少時詩云：「范雎才拊穰侯背，蔡澤聞之又入秦」，不減王荊公得意時也。

外弟趙才仲少時詩「夕陽綠澗明」等句，精確可喜。才仲少學柳文，曾內相肇、晁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為古人之文也。

夏均父倪文詞富贍，儕輩少及。嘗以「天寒霜雪繁，游子有所之」為韻，作十詩留別饒德操，不愧前人作也。

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，留詩云：「草堂不見浣谿老，折得青松度水歸。」

眾人方學山谷詩時，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；眾人求生西方，高秀實獨求生兜率。

叔用嘗戲謂余曰：「我詩非不如子，我作得子詩，只是子差熟耳。」余戲答云：「只熟便是精妙處。」叔用大笑，以為然。

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，余亦得書畫數種。與余書云：「劉玄德生兒不象賢。」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。余初未與立之相識，而相與如此。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：「書來整整復斜斜。」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。

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〈雙廟詩〉「開元、天寶間，衮衮見諸公。不聞張與許，名在臺省中」之句。

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，同年進士也。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，居毗陵。紹聖中，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，子厚小舟相送數程，別後寄詩云：「籬鷃雲鵬各有程，匆匆相別未忘情。恨君不在篷籠底，共聽蕭蕭夜雨聲。」先生少有異才，多異夢，嘗作夢錄，記夢中事，余舊寶藏，今失之。先生夢中詩，如：「楚峽雲嬌宋玉愁，月明溪淨印銀鉤。襄王定是思前夢，又抱霞衾上玉樓。」又「無限寒鴉冒雨飛」、「紅樹高高出粉牆」之句，殆不類人間語也。紹聖初，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，既歸，乘小舟泝江至烏江，還書云：「今日江行，風浪際天，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：『苦厭塵沙隨馬足，卻思風浪拍船頭』也。」

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，嘗代滎陽公作〈張先生哀詞〉云：「惟古制行必中庸兮，降及末世戾不通兮，首陽柱下更拙工兮。」其餘忘之矣。

紹聖初，滎陽公自浙中赴懷州，叔祖赴睦州，邂逅于鎮江。別後，叔祖寄絕句云：「江南江北來，昨夜同枝宿。平明一聲起，四顧已極目。」

江西諸人詩，如謝無逸富贍，饒德操蕭散，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。然德操為僧後，詩更高妙，殆不可及。嘗作詩勸余專意學道云：「向來相許濟時功，大似□伽餉遠空。我已定交木上座，君猶求舊管城公。文章不療百年老，世事能排雙頰紅。好貸夜窗三十刻，胡床趺坐究幡風。」

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：「文如二稚徒懷璧，武似三明卻韔弓。松檜參天西邑路，時時騎馬訪龐公。」「文如二稚」謂德操，「武似三明」謂均父也。後德操為僧，名如

璧，殆詩之讖也。

吳春卿參政，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，過郭店，〈謁文靖公墓詩〉云：「漢相巖巖真國英，門庭曾是接諸生。陽秋談論四時具，河嶽精神一座傾。」議者以為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。

滕元發甫〈賀正獻公拜相啟〉云：「玉璜釣瀨，家傳渭水之符；金鼎調元，代出山東之相。」又云：「寰區大扑，盡還仁祖之風；朝野一辭，復見申公之政。」當時稱誦之。

劉師川，莘老丞相幼子，力學有文，嘗〈贈舍弟詩〉云：「大阮平生余所愛，小阮相逢亦傾蓋。濟陰未識情更親，信手新詩落珠貝。楊氏作公誰料理，臧孫有後誠可喜。長亭水落風雨多，無酒飲君如別何？」余時為濟陰縣主簿，大阮謂知止也。

曾子固舍人為太平州司戶時，張伯玉璪作守，歐公、王荊公諸人，皆與伯玉書，以子固屬之，伯玉殊不為禮。一日，就設廳召子固，作大排，唯賓主二人，亦不交一談也。既而召子固於書室，謂子固曰：「人謂公為曾夫子，必無所不學也。」子固辭避而退。一日，請子固作〈六經閣記〉，子固屢作，終不可其意，乃為子固曰：「吾試為之。」即令子固書曰：「六經閣者，諸子百家皆在焉，不書，尊經也。」其下文不能具載。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，其應答如流，子固大服，始有意廣讀異書矣。

晁丈以道言：「劉斯立跂初登科，以賢稱。就亳州見劉貢父，所稱引皆劉所未知，於是始有意讀書。」以道又言：「少年讀書時，嘗鄙薄蔭補得官，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。後從李德操遊，德操更輕賤科名，議論高遠，方有意於為學矣。」

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，時大有尚幼，侍側。叔祖令大有作四聲，大有應聲云：「微雨變雪。」

元祐中，諸阮族人居榆林，甚盛。嘗一日，同遊西池，有士子方遊觀，歎曰：「紈褲不餓死，儒冠多誤身。」從叔叔巽應聲問曰：「秀才，汝『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』也未？」士子甚驚歎。

東萊公嘗與群從出城，至村寺中，寺僧設冷淘，止具酢，無他物。令眾對「入寺冷

淘惟有酢」，叔巽應聲對云：「出門蒸餅便無鹽。」眾服其敏。

崇寧初，晁以道居登封，滎陽公嘗寄詩云：「將謂清風全掃地，世間今復有盧鴻。」以道和詩云：「渭濱人老釣綸中，晚達那知有早窮？顧我巖栖終作底，謾將病目送飛鴻。」

崇寧末，東萊公迎侍滎陽公，居真州船場，晁以道赴官明州，來訪公，留連數日而去。別後，以詩寄公云：「鳳老不行食，子復將眾雛。一門三世行，名數文章俱。自可不富貴，天德公已餘。公乎默終日，誰言得親疏。人間亦何事，前賢重作書。公豈不窮愁，聊為筆墨娛。掩卷長歎息，曷不巖廊與？卻慚小人計，不當君子居。可恨空江水，潮生明月初。捩柁謦北客，別去敢踟躕。回首望丹穴，涕泣日漣如。」

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，蓋謂顏平仲岐、關止叔沼、饒德操節、高秀實茂華、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共十人也。其稱余詩云：「呂家三相盛天朝，流澤於今有鳳毛。世業中微誰料理？卻收才具入風騷。」

崇寧初，滎陽公守曹州，陳無己以詩寄公云：「往時三呂共修途，擬上青雲近玉除。中道勒回奔電足，今年還值邇英廬。縱談尚記華嚴夜，枉道難隨刺史車。遣興寬為七字句，逢人聊代一行書。」紹聖初，滎陽公罷經筵，出舍城東華嚴寺，無己與晁伯禹載之、唐季實之問皆來訪公。每晨興，公未起，三人者皆揖於門外。及寢，公就枕，三人者皆揖于門外，如親弟子云。

崇寧初，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。滑守陳伯修師錫，殿院也，坐中有詩云：「金馬舊遊三學士，玉麟交政兩諸侯。」蓋記當時事也。

楊廿三丈道孚克一，呂氏重甥，張公文潛之甥也。少有才思，為舅所知。年十五時，在鄂渚作詩云：「洞庭無風時，上下皆明月。微波不敢興，其靜蛟蜃穴。」

元符初，滎陽公謫居歷陽，道孚為州法曹掾。嘗從公出遊，以職事遽歸，遺公詩云：「雨綠霜紅郭外田，山濃水澹欲寒天。參軍抱病陪清賞，一檄呼歸亦可憐。」公甚稱之。

李方叔廌嘗作〈寒食詩〉：「千株蜜炬出嚴闉，走馬天街賜進臣。我亦茅簷自鑽燧，煨針燒艾檢銅人。」又嘗〈贈汝州太守詩〉云：「安得吾皇四百州，皆如此邦二千石。」

方叔〈祭東坡文〉云：「皇天后土，實表平生忠義之心；名山大川，復收自古英靈之氣。」

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，閉戶卻掃，不交人物。嘗有詩云：「老讀文書興易闌，須知養病不如閒。竹床瓦枕虛堂上，臥看江南雨外山。」

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，〈登城樓詩〉云：「斷霞孤鶩欲寒天，無復青山礙目前。世路崎嶇飽經歷，始知平地是神仙。」

東萊公元祐中〈西池詩〉云：「遊人初避熱，多傍柳陰行。」崇寧中閒居符離，嘗步至村寺，作詩贈僧云：「柳外陰中檐鐸鳴，老僧拄杖出門行。自言老病難看讀，只坐蒲團到五更。」

饒德操初見潘邠老〈和山谷中興碑詩〉，讀至「天下寧知再有唐，皇帝紫袍迎上皇」，歎曰：「潘十後來做詩，直至此地位耶？」

邠老〈送山谷貶宜州詩〉：「可是中州著不得，江南已遠更宜州。」山谷極稱賞之。

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：「秋水因君話河伯，接籬持酒對山公。」斯舉即無己詩所謂「黃塵投老得何郎，準擬明年共我長」者也，然斯舉與余初不相識。

晁叔用嘗作〈廷珪墨詩〉，脫去世俗畦畛，高秀實深稱之。其詩云：「我聞江南墨官有諸奚，老超尚不如廷珪，後來承晏頗秀出，喧然父子名相齊。百年相傳紋破碎，彷彿尚見蛟龍背。電光屬天星斗昏，雨痕倒海風雷晦。卻憶當年清暑殿，黃門侍立才人見。銀鉤洒落桃花牋，牙床磨試紅絲硯。同時書畫三萬軸，二徐小篆徐熙竹，御題四絕海內傳，秘府毫芒惜如玉。均不見，建隆天子開國初，曹公受詔行掃除，王侯舊物人今得，更寫西天貝葉書。」

東萊公嘗言，少時作詩，未有以異於眾人，後得李義山詩，熟讀規摹之，始覺有異。

東萊公深愛義山「一春夢雨常飄瓦，盡日靈風不滿旗」之句，以為有不盡之意。

楊道孚深愛義山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，以為作詩當如此學。

仲姑清源君嘗言，前身當是陶淵明，愛酒不入遠公社，故流轉至今耳。

吳正憲夫人最能文，嘗雪夜作詩云：「夜深人在水晶宮。」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，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，歎曰：「先公作相，要進用一個好人，費盡無限氣力；如今日用人，可謂無遺才矣。」吳正憲作相時，蓋元豐間也。

孔毅甫平仲學士，建中、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輓詩云：「贊夫成相業，聽子得忠言。」其子蓋傳正安詩舍人也。傳正有賢行，紹聖初，以左史權中書舍人，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。夫人聞之，屢促其子論列時事，傳正由此遂貶，夫人不以為恨也。輓詩乃蘇子由作。

紹聖初，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，吳傳正當制，行詞云：「薄責尚期改過，原情本出愛君。」

李忬去言，公擇尚書猶子，少能文詞，年十七八時作詩云：「去國春城桃李花，風林葉病尚天涯。今年九日風前帽，北客南舟雨後沙。」忘下四句。汪信民甚稱之，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。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，非後生容易可到。方臘之亂，去言有詩：「蒼黃避地小兒女，漂泊連床老弟兄。」亦佳句也。

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。彥實〈送均父作江守詩〉云：「平時衮衮向諸公，投老猶推作郡公。未覺朝廷疏汲黯，極知州郡要文翁。」均父每諷誦之。

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、常道中題余授讀書卷後云：「一水帝鄉路，片雲師子山。」不知此何人詩也。

正憲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，謝上表有云：「特以百年舊族，荷累朝不貲之恩；一介微軀，辱上主非常之遇。」又云：「謂臣世服近僚，有均休共戚之義，察臣旁無厚援，絕背公死黨之嫌。」又云：「進不敢希功而生事，退不敢弛備以曠官。」

正憲公自中司罷後，數年起知河陽，謝上表云：「三學士之職，嘗忝兼榮；中執法之司，亦蒙真授。」蓋公嘗為翰林學士，兼侍讀學士、寶文閣學士，官至侍郎，拜中丞，

銜內不帶權字。公為中丞時，官已至侍郎，故云「亦蒙真授」也。

正憲公知揚州，〈賀景靈宮成表〉有云：「即上都之福地，再廣真庭；會列聖之晬容，益嚴昭薦。」又云：「迴廊曼衍，圖拱極之近僚；祕殿重深，列儀坤之正位。」

正憲公守河陽，范蜀公、司馬溫公往訪，公具燕設口號，有云：「玉堂金馬，三朝侍從之臣；清洛洪河，千古圖書之奧。」

夏英公〈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啟〉云：「三公之尊，古無不統；五代多故，政乃有歸。」又云：「部分諸將，獨出于禁中；制決奇謀，不關于公府。」又云：「當清明之盛旦，布焜煌之冊書。」啟事乃宋子京作。

孫廣伯衍〈謝東萊公舉改官啟〉云：「清朝薦士，寒門蒙座主特達之知；絳帳傳經，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。」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，廣伯嘗從滎陽公學也。

朱巽子權，荊門人，崇寧初嘗客余家，未有聞也。其後赴舉，滎陽公送之以詩。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，康侯問：「朱子久從呂公，亦嘗聞呂公議論乎？」朱曰：「未也，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：『他日稍成毛義志，再求師友究淵源。』」康侯曰：「是乃呂公深教子，以子學問為未至，故勉子再求師友爾。」子權由是發憤為學，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。

叔祖待制，尊德樂道，以父師禮事滎陽公，嘗寄公詩，有「久矣摳衣闕過庭」之句。

汪信民嘗和余〈欲晴〉詩云：「釜星晚雜出，雨腳晨可歇。」又嘗和余〈春日〉絕句云：「晏坐黌堂一事無，居官蕭散似相如。偶違濁酒風前約，不見繁英雨後疏。」

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，至南京，答余書云：「到宋冒雨，時見數花淒寒，重裘附火端坐，略不類季春氣候也。」

顏夷仲岐，舊嘗從滎陽公問學。余為濟陰主簿，夷仲適在曹南，嘗贈余詩：「念昔從學日，同升夫子堂。」夫子蓋謂滎陽公也。余罷官歸，作詩留別夷仲云：「昔者同升夫子堂，如今俱是鬢蒼浪。」蓋用其語也。

饒德操作僧後，有〈送別外弟蔡伯世詩〉云：「要做仲尼真弟子，須參達磨的兒孫。」時諸說禪者不一，故德操專及之。

未改科已前，有吳儔賢良為廬州教授，嘗誨諸生，作文須用倒語，如「名重燕然之勒」之類，則文勢自然有力。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：「教授于盧，名儔姓吳。大段意頭之沒，全然巴鼻之無。」

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，能文輕脫，嘲侮同官，為眾所怨。太原帥戒之，因作啟事謝云：「才非一鶚，難居累百之先；智異眾狙，遂起朝三之怒。」副總管武人嘗戲之，使對句云：「快咬鹽薑窮措大。」其人應聲對曰：「善餐倉米老衙官。」雖云輕佻，然自改科後，士人亦不能為此語矣。

李尚書公擇，向見秦少游上正憲公投卷詩云：「雨砌墮危芳，風軒納飛絮。」再三稱賞云：「謝家兄弟得意詩，只如此也。」

余舊藏秦少游上正憲公投卷，張丈文潛題其後云：「余見少游投卷多矣，〈黃樓賦〉、〈哀鎛鐘文〉，卷卷有之，豈其得意之文歟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，而一一精好可傳，在嶺外亦時為文。此卷是投正憲公者，今藏居仁處。居仁好其文，出以示余，覽之令人愴恨。時大觀改元二月也。」

文潛嘗為其甥楊道孚作〈真贊〉云：「其氣揚以善動，其神騖以思用。盍觀老氏之言乎？君子行不離輜重。」蓋規之也。

楊十七學士應之國賓力行苦節，學問贍博，而弘致遠識，特異流俗。嘗題所居壁云：「有竹百竿，有香一爐，有書千卷，有酒一壺，如是足矣。」伊川正叔先生嘗以為交游中惟楊應之有些英氣。

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，先生以詩謝之云：「至神通化藥通神，遠寄衰翁救病身。我亦有丹君信否？用時還解壽斯民。」

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，名重天下。韓魏公元臣舊德，倍加欽慕，在北門與溫公書云：「多病寖劇，闕于修問。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意，屢以直言正論，開悟上聽，懇辭樞弼，必冀感動，大忠大義，充塞天地，橫絕古今，故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，

非于紙筆一二可言也。」又書云：「音問罕逢，闕于致問。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，同有執鞭忻慕之意，未嘗少忘也。」又書云：「伏承被命，再領西臺，在於高識，固有優游之樂，其如蒼生之望何？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。」

王荊公嘗寄正憲公書云：「備官京師二年，鄙吝積于心，每不自勝。一詣長者，即廢然而反。夫所謂德人之容，使人之意消者，於晦叔得之矣。以安石之不肖，不得久從左右，以求其放心，而稍近于道。猥以私養竊祿，所以重貪污之罪，惓惓企望，何以勝懷？因書見教，千萬之望。」

崇寧初，楊丈道孚見寄數絕，有云：「東平佳公子，好學到此郎。別去今幾日，結交皆老蒼。」又一絕云：「不知更事多，但覺拜人少。」其餘忘之。

張子厚先生嘗遊山寺，詩有「凍僕堆堆一灶燎，山僧草草具盤飧。井丹已厭嘗蔥葉，庾亮何勞惜薤根」之句，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。

晁丈以道嘗以所為《易解》示謝丈顯道。他日，顯道還其書，因批其後云：「事忙不及相難。」

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《易》，先治李鼎祚《集解》。或以語楊丈中立。中立問其故，其人曰：「以其集眾說。」楊丈笑曰：「集眾說不好者。」

潘邠老〈哭東坡絕句十二首〉，其最盛傳者：「元祐絲綸兩漢前，典刑意得寵光宣。裕陵聖德如天大，誰道微臣敢議天？」「公與文忠總遇讒，讒人有口直須緘。聲名百世誰常在？公與文忠北斗南。」

歐陽季默嘗問東坡：「魯直詩何處是好？」東坡不答，但極口稱重黃詩。季默云：「如『臥聽疏疏還密密，曉看整整復斜斜。』豈是佳邪？」東坡云：「正是佳處。」

山谷贈晁無咎詩云：「執持荊山玉，要我琱琢之。」蓋無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，故無咎舊詩往往似山谷。

僧守訥，圓照師門人，本衣冠家子弟，後從圓照師祝髮，辯博能文。元符末，上皇踐阼，遠近稱頌新政，守訥以詩寄滎陽公：「野夫生長仁皇世，再見仁皇御太平。」是

時天下稱上皇為小仁宗云。

劉跂斯立，莘老丞相長子，賢而能文。建中、靖國間，丞相追復，斯立以啟謝諸公云：「晚歲《離騷》，旋招魂于異域；平生精爽，猶見夢于故人。」

李光祖元亮，野夫學士之孫，少有俊聲，與蔡薿同學舍。薿既貴，元亮猶蹉跎場屋。薿在金陵，以同舍故，先謁之，元亮以啟事謝之云：「跣足而見長者，古猶非之；輕身以先匹夫，今無是也。」

知止叔少時，嘗作〈初涼詩〉云：「西風吹木葉，庭戶乍涼時。夜有愁人嘆，寒先病骨知。」余每喜誦此句。邇來少年能為此詩者蓋少矣。

范正平子夷，丞相忠宣公長子，少有高節，專務靜退。紹聖中，欽聖向后為其家作功德寺，為屋數百間。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，朝廷下其事開封府，府尹王震、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為官地。民訴不已，再委開封尉覈實。時子夷適為開封尉，驗治實民間地。哲宗問正平何人家，執政對曰：「純仁子也。」上曰：「名家。」有手詔改寺城外。王震、蔡京各贖金，用事者怒之。開封縣有兩尉，一尉治內，一尉治外。子夷，治外尉也，治內尉失囚被譴，遂并子夷衝替，子夷不恤也。常以為好事到手難得，豈可不做，做而被罪，其庸多矣。後益連蹇不進，恬如也。常乘一馬卑小，謝公定贈詩云：「一官如馬小，眾眼似衫青。」

崇寧間，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，皆宰相命也。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，代書村童即書于紙云：「待曾、呂相方發。」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，然皆不驗。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，而遂以為然乎？叔祖有詩云：「夢寐西山結草廬，逝將臨水詠游魚。何人見卵求時夜，更著閒言問紫姑。」

崇寧初，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，過曹南，省滎陽公，見學院諸生作詩，因和之：「騏驥方騰踏，蚊虻敢撲緣。明年小期集，請看十廬鞭。」紹聖間，調知歸州，過太平州，亦和諸生詩，其末句有「何處孤城號秭歸」之句。